

尋訪哆囉嘰社群

許清保*



*現任麻豆文正國小教師



一、前言

臺南縣是南島語族西拉雅族群的原居地，學者將西拉雅族群分為西拉雅本族、馬卡道亞族及大武壠亞族。西拉雅本族又分成麻豆社群、蕭壠社群、目加溜灣社群和新港社群等4大社群。對於臺南縣西拉雅4大社群，學者專家已經做相當深入的探討。至於大武壠亞族的大武壠社、噍吧哖社、大武壠派社，雖然沒有如4大社群般獲得重視，至少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者研究並獲得一定的成果。哆囉囑社群雖位於臺南縣境內，可能文獻資料不足，學者專家和當地的文史工作者卻很少去碰觸探討該社，益增其神秘色彩。

雖然早在荷蘭時代就記載有哆囉囑社群，與荷蘭當局有相當多的互動，但對多數人而言，哆囉囑社群是陌生的，甚至有許多學者將其與諸羅山社、打猫社、他里霧社、猴悶社、柴裏斗六社歸類於洪雅族Lloa支族。然而，洪雅族在族群的分類還留下許多的爭議，仍有許多探討的空間。

哆囉囑社群的原居地，現今六重溪和吉貝要尚留有與西拉雅族群相關的祀壺祭典，依據當地耆老及文史工作者的說法，六重溪的祖先來自大武壠，吉貝要的祖先，清代遷移自西拉雅的蕭壠社群，兩社群與荷蘭文獻記載的哆囉囑社群沒有關連？那原來的哆囉囑社群呢？語言、祭典做為族群的分類是否有歷史的依據？

如今，西拉雅與洪雅的語言已經失傳，文獻留下的語言記錄並不多，學界認為兩者都已經是死語，要單從語言去了解哆囉囑社群，已很難突破。祭典在傳承過程中曾有中斷過，在文化融合上，是否已經接受強勢文化的主導呢？筆者暫且跳脫傳統語言與祭典的考量，以個人所做田野調查和歷史文獻資料結合，對謎樣的哆囉社群，做更進一步的探



討，期盼有所突破。

二、哆囉嘓社群的地理分布

荷蘭文獻沒有詳細記載哆囉嘓社的所在位置，僅提到哆囉嘓社有兩村莊，位於魷港附近，茅港尾的北邊，麻豆與諸羅山之間。清代文獻清楚記載哆囉嘓社，位於九重溪(今六重溪)的南邊，則六重溪便成為尋找哆囉嘓社群活動範圍的重要線索。

六重溪屬急水溪支流，急水溪發源於白河南寮東方分水嶺，於北門雙春入海。現今的急水溪有3條重要支流：溫厝廍溪、龜重溪和六重溪。地質和地理學者研判急水溪下游經多次改道，上中游流路少有變動(陳翰霖，1999：93-94)。

據日治時期1904年實測的《臺灣堡圖》，圖中標記有哆囉嘓西堡、哆囉嘓東頂堡、哆囉嘓東下堡。《臺灣堡圖》標記的哆囉嘓3堡，位於急水溪上游及其支流龜重溪和六重溪和小支流的流域範圍內，當時3個堡的範圍，與現今的白河鎮和東山鄉的行政區域相當吻合，剛好都在急水溪流域中上游地區，丘陵與平原的交會處。

三、哆囉嘓社群的歷史演變

哆囉嘓社群的觀念是後期學者提出的主張，他們認為文獻記載的哆囉嘓社，不僅一個社，是由多個社組成，而以其中一個人口數較多、武力較強的為本社，其餘的為支社。那麼哆囉嘓社群的本社在哪裡？又有哪些支社？



據稱：

「(1635年)12月18日黃昏，麻豆、蕭壠、哆囉嘸(由兩個村子聯合而成，稱為Magkinam)、目加溜灣人和長官的代表一起見長官，以便見證我們和麻豆人的和平聲明。」(李雄揮譯，2003：177)

「(1636年)為了讓他們知道威脅是無效的，長官決定拜訪大武壠。所以長官先派新港人去通告，以免他們不知我們的拜訪而把我們當敵人。這個村莊離新港一天的路程，我們當天到達，途中我們經過Magkinam，他們給我們飲料，表示很支持我們。經過此村後，我們直接上山到大武壠，當晚在該處停留並過夜。」(李雄揮譯，2003：181)

從新港出發經Magkinam只要1天即可以到大武壠，荷蘭長官此次拜訪山上的大武壠，需要經過Magkinam，顯示Magkinam與大武壠間應有一條道路相通。

荷蘭時代的哆囉嘸社在那裡？山裡的大武壠社又在何處？由上引資料顯示哆囉嘸由兩個村落聯合而成，稱為Magkinam，而Magkinam現今已無法找到譯音相近的村落，研判與Magkinam可能有關的村莊有二，日本時代稱為舊社和吉貝要的村莊。舊社和吉貝要都在六重溪之南龜重溪之北的區域，這個區域，位於丘陵和平原交會處，此區應為哆囉嘸社群的精華區。舊社的北邊村落為北馬，北馬是否為Magkinam社之北，已無法考證。

「(1636年)1月24日，我們派2位荷蘭人到哆囉嘸，聽說他們很擔憂我們會去進攻。從未有荷蘭人去過那裏，他們誠心地歡迎2位代表，並帶回9位族人，我們也熱誠地接待他們。」(李雄揮譯，2003：182)



「2月20日，那天我們要求所有的頭目都來新港集合。來參加的番社有：新港以北2天路程的塔樓凱(Tarokei)、諸羅山、哆囉囑(有2村)。再來有大武壠、台歐灣(Taiouwang)、突西技(Tusigit)3村，然後有大村落麻豆、蕭壠、目加溜灣、Magkinam、大歐龐(Teopang)、帝華鹿港、(Tivalukang)、帝華港(Tavakang)等也派代表來。南方諸部落2天行程有塔加里揚(Takareiang)、大木連(Tapuling)、判得(Pandel)、卡利黃(Calivong)、蘇塔鬧(Sotanau)、桃溜溜(Touriorior)，更南方離蘇塔鬧1天行程的有放索、凱上上、塔拉拉海、甲米克、上王、弗拉夏等，還有新港，一共28村落。」(李雄揮譯，2003：186)

「2月27日我們到哆囉囑，有2村，在目加溜灣之北，麻豆與諸羅山之間。」(李雄揮譯，2003：191)

「3月19日我們拜訪Magkinam，其村民常邀我們去。我們談了許多事，特別是拋棄偶像，敬拜神。」(李雄揮譯，2003：192-193)

文獻記載1635年底，荷蘭政權征服當時最強大的部落麻豆社，許多原住民村社因為害怕荷蘭人攻打，紛紛向他們表示臣服，也包括哆囉囑和Magkinam同時派代表到新港，如此則似乎說明哆囉囑和Magkinam是分屬不同的村莊。

據1650年文獻記載：

「從Oudtwangh：長老Lamara因病缺席，但派他的僕人名叫Lavare的送他的權杖來。因此令他回去告訴他的主人，下次必須親自出席地方會議，不得因小事就缺席不來，否則將有被免職的可能；為要告訴他這些話，必須從新港語翻譯為哆囉囑語，再從哆囉囑語翻譯為小Tackapoelang的語言，最後才翻譯為他們的語言。」



(江樹生，2003：106-107)

語言是南島族群分類重要的依據，Oudtwangh社長老使用與新港語、哆囉囑語和小Tackapoelang語分屬不同的語言，需要透過翻譯才能溝通。

荷蘭時代雖然留下許多古地圖，然地圖中並沒有標記哆囉囑和Magkinam村莊，但從上述Magkinam村莊與大武壠社的關連，以及清代的文獻研判，Magkinam村莊可能與十八重溪(龜重溪)有關。

另據1644年的荷蘭文獻記載：

「代理地方官Joost van Bergen 回來了。他報告說，那邊情況一切良好，虎尾、諸羅山與哆囉囑社的長老，對允許幾個好的中國人去他們的社裡居住並交易，表示極大的感謝。」(江樹生譯，2002：265)

可知其實早在荷蘭時代可能就有漢人定居哆囉囑社。

明鄭時代幾乎找不到有關哆囉囑的文獻，到清代攸關哆囉囑的文獻就多了起來，如1685年的《臺灣府志》記載：

「一曰囑溪。從大武壠山北，西出大武壠社，過舊囑之北，又西過開化里之北，稍轉西北，而與急水溪會，入於海。」

「一曰急水溪。從大武壠山北，西過大排竹之南，又過下加冬，經倒咯囑之北西迤，而與囑溪會，同入於海。」(蔣毓英，2002：27)

蔣毓英的《臺灣府志》共記載1座山：大武壠山，2條溪：囑溪與急水溪，5個村社：大武壠社、倒咯囑、舊囑、下加冬、大排竹。大武壠山、大武壠社在那裡？從清代的文獻和出土的石碑研判，大武壠社應是玉井盆地的一個社群，大武壠山，可能指與學宮遙對的大凍山。囑溪，可能指急水溪支流龜重溪流路的一段，龜重溪源頭與玉井盆地相接壤。大武壠社、倒咯囑、舊囑村社跡難尋。下加冬、大排竹則村落猶存。



1717年周鍾瑄的《諸羅縣志》有更清楚的記載：

「曰○白水溪，發源於玉案(山名)，西灌於大排竹、臭祐、下加冬(俱莊名，別見「水利」)。曰○咽溪，發源於大武壠(山名)○十八重溪(狹而淺，以其迂迴屈曲，故名十八重)，合哆囉咽社北○九重溪(狹淺如十八重)之流，過雙溪口西南，為○急水溪(往郡大路。有渡)；出小龍船窩(地名)，過下急水(有渡)、刺桐腳(地名)，西出內連桁(見下)，北匯於蚊港(見下)，入於海。」(周鍾瑄，1993：15)

「玉案山(舊名玉枕)…玉案之後有火山(山在谷中，多石隙；泉湧，火出水中。詳見「古蹟」)。…玉案之東北，巉巖陡絕為崁頭山。」(周鍾瑄，1993：8)

周鍾瑄《諸羅縣志》詳細地記載急水溪的流路，歷經300年，急水溪中上游雙溪口以東的流路變動不大，從遺址分布可以看出端倪。急水溪下游的河道變動極大，依據新營以西的地區由《諸羅縣志》的〈山川總圖〉和《臺灣堡圖》對照，新營以西舊廊尚留有急水溪舊河道。《諸羅縣志》共記載4座山：玉案山、火山、崁頭山和大武壠山；5條溪：白水溪、咽溪、十八重溪、九重溪、急水溪；7個村社：大排竹、臭祐、下加冬、哆囉咽社、急水溪、小龍船窩、刺桐腳。玉案山可能指關仔嶺碧雲寺後的枕頭山，山後有水火同源的火山，崁頭山在關仔嶺南邊，白水溪、咽溪、十八重溪、九重溪、急水溪，均為急水溪流域。白水溪是急水溪上游，九重溪為現今六重溪，十八重溪為現今龜重溪。大排竹、臭祐、下加冬、刺桐腳地名今猶在，小龍船窩可能在現今頂窩南邊火燒店附近的一個小地名。換言之，哆囉咽社可能在九重溪(六重溪)之南，六重溪南的村社應指日本時代的番社。

藍鼎元因隨軍征討朱一貴抗清而帶兵深入大武壠和羅漢門，對當時



哆囉嚨東邊的村莊有更明確的認識。康熙六十一年（1722）初刻《東征集》卷一「擒賊首朱一貴等遂平南北二路露布」記載：

「朱文等諸軍至北路擒斬賊目萬和尚等，收復諸羅縣，安撫哆囉嚨、斗六門各處莊社民番。」（藍鼎元，1997，11）

同書卷二「檄北路將弁分搜小石門諸山」記載：

「李郡從糞箕湖、仙草埔進發，搜得寶寮、大石門等處。咸會於小石門。……又山中有羊腸鳥道，可由十八重溪通大武壠而之羅漢門。」（藍鼎元，1997：21）

同書卷六「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記載：

「十八重溪在哆囉嚨之東，去諸羅邑治五十里，乃一溪曲折繞道、跋涉十八重，間有一二支流附入，非十八條溪水橫流而過也。其中為大埔莊，土頗寬曠，旁附以溪背、員潭、崁下、北勢、楓樹岡等小村落。未亂之時，人烟差盛，今居民七十九家，計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籍，無土著，或有漳泉人雜其間，猶未及十分之一也。……其田共三十二甲，視內地三百六十餘畝。亦據報聞，無核實清丈。本哆囉嚨社番之業，武舉李貞鎬代番納社餉、招客民墾之者也。諸羅邑治出郭，南行二十五里至楓子林，皆坦道。稍過則為山蹊。十里至番子嶺。嶺下為一重溪，仄逕紆迴。連涉十五重溪，則至大埔莊，四面大山環繞，人跡至此止矣。東南有一小路，行二十五里至南寮，可通大武壠，高嶺陡絕。……今下加冬置守備李郡，奉憲檄塞山蹊，……」（藍鼎元，1997：83）

大埔、員潭、楓子林、番子嶺和南寮，現今這些地名猶在，皆在十八重溪沿線。十八重溪的大埔莊位於哆囉嚨東邊，離諸羅邑治約50里，邑治南行至楓子林25里，越過番子嶺再涉溪則至大埔，荷蘭時代由M



agkinam村莊至大武壠的古道可能即從番子嶺經大埔這條古道。大埔、員潭、崁下、北勢、枋樹岡等村莊，依據《東征集》記載，不難發現原屬於哆囉嘓社群的土地，而這些土地，不但「本哆囉嘓社番之業，武舉李貞鎬代番納餉，招客民墾之者」，後來甚至已經「無土著」。

另外哆囉嘓社東邊的丘陵地帶，康熙年間已經有漢人入墾，官方已在哆囉嘓社群修陂、建穀倉，據《諸羅縣志》記載：

「烏樹林大陂。源由白水溪分流，長可二十餘里；灌本莊大排竹、臭祐莊、客莊、本協、下加冬等莊。康熙五十四年，知縣周鍾瑄捐穀一百石、另發倉粟借莊民合築。」

「安溪寮陂。源由白水溪分流，長可十餘里；灌本莊、塗庫仔、後鎮、上帝廟、竹圍後等莊。康熙三十八年莊民合築。」

「哆囉嘓大陂，源由內山九重溪出，長二十餘里；灌本莊及龍船窩、埤仔頭、秀才等莊，大旱不涸。康熙五十四年，各莊民同土番合築。五十年大水衝決，知縣周鍾瑄捐穀一百石、另發借倉粟八百餘石重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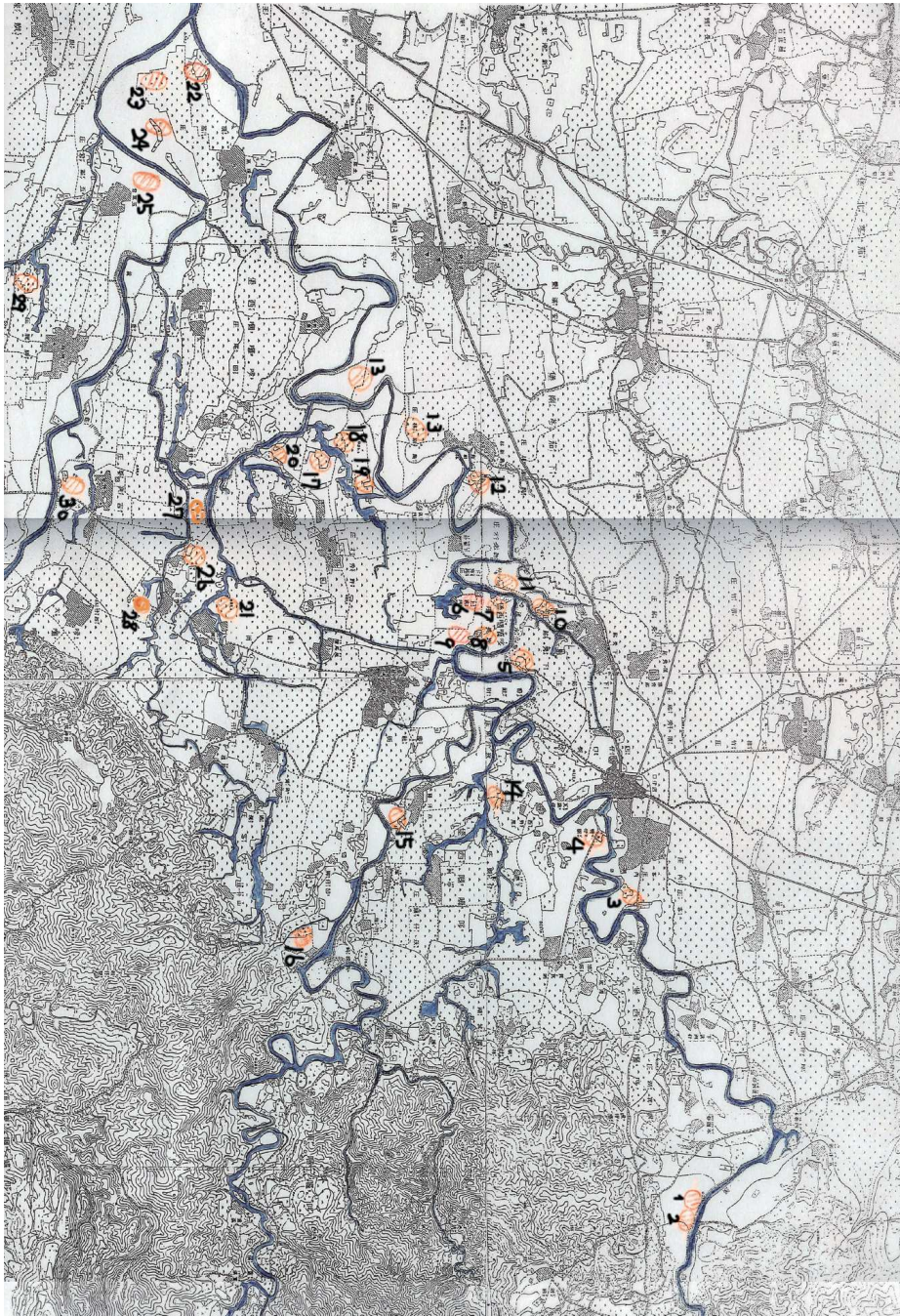
「大腳腿陂。在哆囉嘓南。源由十八重溪出，長可十餘里許。康熙五十六年，知縣周鍾瑄捐穀八十石助莊民合築。」(周鍾瑄，1993：35-36)

以上烏樹林大陂、安溪寮陂、哆囉嘓大陂、大腳腿陂等4個陂，都位於哆囉嘓社群的平原地區。按當時對陂的解釋：凡築堤瀦水灌田謂之陂；當時築陣灌田多為漢人，多在原哆囉嘓社群的領域。當時漢人已建立16個村落：烏樹林、大排竹、臭祐莊、客莊、本協、下加冬、安溪寮、塗庫仔、後鎮、上帝廟、竹圍後、哆囉嘓、龍船窩、埤仔頭、秀才、大腳腿。這16個村落除龍船窩和哆囉嘓在《臺灣堡圖》沒有標記外，餘皆有標記。《臺灣堡圖》標記的村落，多數在急水溪流域沿岸，



大排竹、本協、下加冬、後鎮、上帝廟、竹圍後應屬八掌溪支流沿岸的聚落。

尋訪哆囉囑社群



圖一：急水溪中上游遺址分佈圖



《諸羅縣志》又記載：

「諸羅山莊(在縣治廂外)、外九莊(北新莊、大小糠榔莊、井水港莊、土獅仔莊、鹿仔草莊、龜佛山莊、南勢竹莊、大坵田莊、龜仔港莊)、大奎壁莊、舊嘸莊、新嘸莊、下加冬莊：以上俱在縣西南。」(周鍾瑄，1993：30)

「諸羅山社、哆囉嘸社(郡志作倒咯國)、大武壠社、礁吧呷社、木岡社、茅匏社、內幽社、麻豆社、目加溜灣社、新社仔社、蕭壠社、新港社(與臺灣界)、卓猴社、大傑顛社(與鳳山界)：以上各社俱在縣西南。」(周鍾瑄，1993：30)

前述記載的16個漢人村落外，此處又記載哆囉嘸社和2個漢人村落：舊嘸莊和新嘸莊，這兩莊研判應在嘸溪沿岸，與哆囉嘸社群有相當的關連。

清代鋪兵的設立，主要是傳遞公文，每隔10里15里或25里，設置鋪兵。在諸羅縣設置郵傳的情形如下：

「諸羅山鋪。在縣治西門外。鋪兵三名。哆囉嘸鋪。在哆囉嘸社。鋪兵三名。新嘸鋪。在新嘸莊。鋪兵三名。赤山鋪、在赤山保。鋪兵三名。大路邊鋪。在烏山頭。鋪兵二名。」(周鍾瑄，1993：42-43)

從此明顯看出諸羅山到烏山頭是從北到南依序排列的。諸羅山到烏山頭路線是當時東路要道，是諸羅縣治到郡城的官道，因此推斷，哆囉嘸應在新嘸莊之北。

「哆囉嘸，縣治由東路往郡至此三十里。南至目加溜灣三十五里。漢番雜處之地。目兵八名。烏山頭，自哆囉嘸南至此十五里，為赤山各莊出目加溜灣、茅港尾雙汊路口。」(周鍾瑄，1993：42-43)

諸羅縣治至哆囉嘸30里(約17公里)，哆囉嘸至烏山頭15里(約8.5公



里)，雖然康熙時期的古道已經消失，然而依據《臺灣堡圖》古聚落分布，推測現有道路為古道取直拓寬，當時的哆囉嘸社，應該在九重溪(六重溪)和急水溪交會處南邊，《臺灣堡圖》標記的「番社」附近。

從荷蘭時代到康熙年間，與漢人有關的村落已經達20個之多，使原是哆囉嘸社群的領域，因為漢人勢力的進入，哆囉嘸社群的領域顯得更模糊。《諸羅縣志》記載：

「自半月嶺益趨於南，曰馬稠山。西轉徑仄，如重關設險，為關仔嶺山(下有漢人耕種其中)；狀若箕張，為箕箕湖山。」(周鍾瑄，1993：10)

《諸羅縣志》特別記載關仔嶺山下有漢人耕種，為何記載漢人耕種？主要是說明原先的土地不為漢人所有，漢人是後來移入耕種。原關仔嶺山下的土地為何社所有？乾隆34年(1769)的石碑記載：

「據哆囉嘸社番通土眉八稀等呈仙草埔地被武生李必秀佔收一案，批府行縣訊報經前縣勘明，東至玉枕山大嶺西至雙叉路南至箕箕湖北至溫水溪等□四至…」(何培夫，2001：38)

由上引《東征集》、《諸羅縣志》與「碑文」的記載，印證關仔嶺、仙草埔和箕箕湖等地，原來應為哆囉嘸社番所有，漢人入墾之後，使原為番地的關仔嶺地區淪為漢番雜處之地。

四、史前文化遺址與歷史文獻對應

「戲散舞台應猶在」，哆囉嘸社群生活的舞台必然留下遺跡遺物。為了深入探討哆囉嘸社群可能的分布，筆者自2006年2月至5月間，對哆囉嘸社群曾經生活過的急水流域中上游—龜重溪以東地區，展開為期3個月的文化遺址調查。其中，學者專家普遍認為在現今的東山鄉和



白河鎮為其生活領域的調查更為深入。此次調查共新發現22處可能遺址，與先前考古學者與筆者調查發現的9處遺址，共計31處史前文化遺址。31處遺址中有1處大坌坑文化，7處為大湖文化烏山頭類型，其餘25處為蔦松文化。其中，蔦松文化是考古學者普遍認為與荷蘭文獻記載的族群有密切的關連，不是當時族群所留下的物質文化，亦是其祖先所留下。因此，筆者將這些遺址與歷史文獻比對，發現早期歷史文獻記載的聚落，幾乎都會出現史前文化遺址。將調查結果製作成圖表(圖一、附表)。



急水溪流域史前文化遺址分布表

遺址名稱/座標及文化類型	方格座標	文化類型
1.白河水庫遺址	E194800×N2583900	薦松文化
2.白河水庫壩頂遺址	E195100×N2584800	大坌坑文化/大湖文化
3.客庄內遺址	E190800×N2583400	薦松文化
4.匏子園遺址	E189900×N2582800	薦松文化
5.店仔口遺址	E188000×N2582000	薦松文化
6.番社1遺址	E187200×N2581500	薦松文化
7.番社2遺址	E187800×N2581800	薦松文化
8.番社3遺址	E187800×N2581500	薦松文化
9.番社4遺址	E187200×N2581800	薦松文化
10.臭祐1遺址	E187500×N2582600	薦松文化
11.臭祐2遺址	E187000×N2582300	薦松文化
12.烏樹林遺址	E186000×N2581300	薦松文化
13.安溪寮遺址	E184700×N2583000	薦松文化
14.西勢尾遺址	E189700×N2581700	薦松文化
15.崁仔頭遺址	E189700×N2580700	大湖文化
16.凹仔腳遺址	E191020×N2579250	薦松文化
17.東山木柵1遺址	E185400×N2579700	薦松文化
18.東山木柵2遺址	E185200×N2579800	薦松文化
19.東山木柵3遺址	E185500×N2580000	大湖文化
20.許秀才遺址	E185700×N2579000	薦松文化
21.北馬遺址	E187200×N2578700	大湖文化
22.雙溪口1遺址	E181100×N2578500	大湖文化
23.雙溪口2遺址	E181100×N2577700	大湖文化
24.頂窩遺址	E182500×N2578000	薦松文化
25.五軍營遺址	E182000×N2577300	大湖文化/薦松文化
26.牛稠埔1遺址	E186500×N2578400	薦松文化
27.牛稠埔2遺址	E186200×N2578500	薦松文化
28.東山舊社遺址	E187400×N2577800	薦松文化
29.小腳腿遺址	E183800×N2576800	薦松文化
30.吉貝要遺址	E186300×N2577000	薦松文化
31.東原遺址	E192600×N2574200	薦松文化



急水溪中上游的史前文化遺址，目前發現以蔦松文化為主，此地的蔦松文化又與荷蘭文獻記載的哆囉嘓社群有相當的關連，尤其在1904年《臺灣堡圖》標示的哆囉嘓西堡地區有很密集的蔦松文化遺址分布，其中又以番社和舊社附近的分布最為密集。筆者不禁懷疑哆囉嘓本社就在番社附近，Magkinam就在舊社附近。荷蘭時代哆囉嘓本社與Magkinam本社應該都在諸羅山社和熱蘭遮城的要道上，清代哆囉嘓本社與Magkinam本社更是諸羅縣城與郡城東路的要道上。民間傳說：鄰近舊社西北的牛稠埔曾是清代預設縣城所在，後改設於諸羅山。

五、結語

哆囉嘓社群，自荷蘭時代就出現於文獻記載，只是荷蘭文獻的記載只有村社，並未言明其與西拉雅社群村社間的關係。但從文獻上我們發現哆囉嘓社群常與諸羅山社記載在一起，其地理位置也相近，而且明確的記載哆囉嘓社群與西拉雅社群說不同語言，須透過翻譯讓兩族群溝通。

日本時代的語言學者移川子之藏、小川尚義和現代學者李壬癸都將嘉義(諸羅山)一帶的平埔社群劃分為洪雅族，雖然筆者不了解他們劃分的語言依據，但相信這些學者應有所本。

既然哆囉嘓社群與西拉雅社群說不同語言，在族群的研究上，就有其獨特的地位。又這個社群與荷蘭文獻記載的大武壠社群有古道相通。大武壠社群與西拉雅社群間的關係，亦是學者探討的重點。大武壠社群與哆囉嘓社群比鄰而居，兩社群間的互動，更令人好奇。從文獻記載，當時的大武壠社群應該在哆囉嘓社群的東南方山裡。

從清代的石碑發現六重溪地區與大武壠間有所關連，文獻記載六重



溪、七重溪為大武壠派社，而不是直接記載大武壠社。大武壠派社是大武壠遷徙而來的支社或佔有哆囉囑社番地而成大武壠派社不得而知。

哆囉囑社群、西拉雅社群與大武壠社群間的三角關係。困擾語言學者。畢竟，他們對族群的劃分，所依據為語言，然這些族群的語言至今都淪為死語，從語言上已很難突破對哆囉囑社群的了解。筆者嘗試透過考古調查資料與歷史文獻比對，想進一步釐清哆囉囑社群與西拉雅社群、大武壠社群間的關係。

雖然，考古資料的使用有其限制，然歷史文獻記載多為斷簡殘篇，無法窺見各社群演變的全貌。哆囉囑社群在台南縣的歷史上，有其獨特的地位，可惜研究者相當少。六重溪夜祭、吉貝耍嘯海祭，每年都吸引一些人類學者進駐研究，其重點著眼於祭典與族群的關係。甚至將吉貝耍嘯海祭解釋為蕭壠社遷徙所流下的祭典。說來悲哀，原是哆囉囑社群的領域，在荷蘭、清代還相當活躍的哆囉囑社群，到了民國，一切鵲巢鳩占，六重溪屬於大武壠，吉貝耍屬於蕭壠，哆囉囑社群又留下甚麼？

荷蘭、明鄭與清代漢人入墾，使原為哆囉囑社群的領域，成為漢番雜處之地。漢人大量入墾，乾隆年間的哆囉囑社已經出現哆囉囑街。哆囉囑街是諸羅縣城和郡城間東路的要道。當時，清廷並將哆囉囑社的領域劃分為哆囉囑東保、哆囉囑西保兩個行政區，顯然乾隆年間漢人在哆囉囑的勢力已經佔了優勢。

漢番互動的結果，哆囉囑的語言消失了，族群意識不見了，雖然從乾隆到光緒年間許多古文書還記載哆囉囑社祖先留給後代子孫的土地，然其後代子孫已不願承認自己是哆囉囑社人，而自認為是漢人的後代，洪雅的哆囉囑社群，除了《臺灣堡圖》留下哆囉囑西堡、哆囉囑東頂堡和哆囉囑東下堡與哆囉囑社群有關的行政區域和許多可能與「番社」有關的地名外，哆囉囑社群已經是名存實亡。



參考書目：

石萬壽

1990《台灣的拜壺民族》台北：台原出版社

江樹生

2002《熱蘭遮城日誌》2，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3《熱蘭遮城日誌》3，臺南：臺南市政府。

李雄揮譯

2003《荷據下的福爾摩莎》台北：前衛出版社。

李壬癸

1997《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台北：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余文儀

1993《續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何培夫

2001《南瀛古碑誌》台南：台南縣文化局。

周鍾瑄

1993《諸羅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郁永河

1999《裨海紀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翰霖

1999〈十七世紀以來臺灣西南海岸平原地形變遷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許清保

2003《南瀛遺址誌》南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黃文博

1998《南瀛地名誌》台南：台南縣文化中心。

劉澤民等

2001《台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劉澤民編著

2002《平埔百社古文書》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潘 英

1996《臺灣平埔族史》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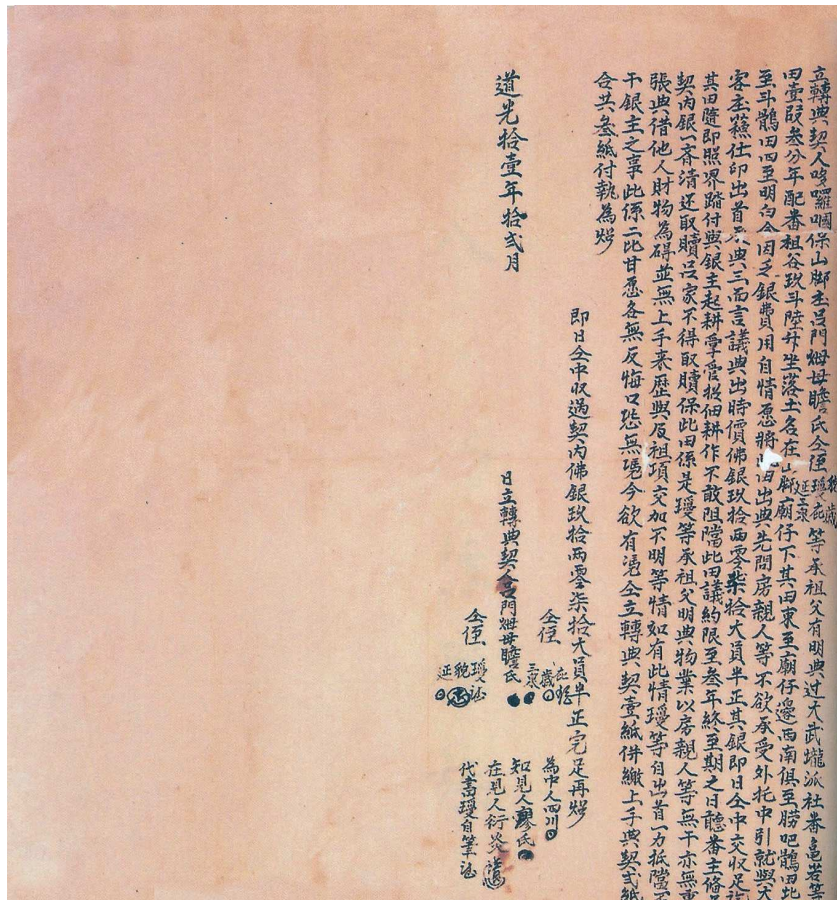
蔣毓英

1992《臺灣府志》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文獻

第五十八卷第一期



圖二：哆囉嘸社古文書(翻拍自《平埔百社古文書》)



圖版1：雙溪口1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2：頂窩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3：頂窩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4：烏樹林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5：臭祐1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6：臭祐2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7：店子口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8：客庄內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9：番社1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10：番社2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11：番社3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12：番社4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13：東山崁子頭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14：東山木柵1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15：東山木柵2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16：北馬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17：小腳腿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18：牛埔1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19：牛埔2遺址出土陶片



圖版20：牛埔歷史遺址出土青花瓷